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八 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八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八

韋思謙子承慶 嗣立　陸元方子象先　蘇瓌子頲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

叙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揺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

史引思謙為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遷右司郎中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横音吐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

曰鶻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為司屬卿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為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

二年代蘇良嗣為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叡

之姿岳峙泉渟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洊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寠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為天下之所尊

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立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樂今隴之外兇寇憑凌西土編甿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薦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在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疚懷況當養德之秋

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戲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況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爲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爲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爲上

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為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東宮廢出為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甞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為沂州刺史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歴豫虢等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為

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内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歳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為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録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

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授黄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名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黄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秘書監謚曰溫子長裕膳部員外郎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

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名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頽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

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
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澆
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
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寮貪鄙
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
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
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
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

庶觀聽有所發揚弘奬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戸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晝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

叡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
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
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
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
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
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
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鸇
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

深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皐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遒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

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夷法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神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爾但恐往之得罪者

多並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儻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

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為言夙夜慙惶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

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為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内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之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録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

餘徵爲太僕少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
史及承慶卒代爲黄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
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
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國用虚竭嗣立上疏諫曰臣聞
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
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
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
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

庫之内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玄旨秘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

慧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
但學相誇壯麗豈關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
蟄蟲在土種類實多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
害可知聖人慈悲為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
目前世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
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儻水旱為災人至饑餒
夷狄作梗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槩日豈
能裨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

極為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戸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

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
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戸之物諸
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
是封戸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
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
紛曽不寧息貧乏之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
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
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

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設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

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

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令歲非豐稔戸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

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為逍遥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韋氏敗幾為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尋日出為許州刺

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為
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温等改
削藁草嗣立時知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為憲司所劾
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
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
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
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
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頻近兇戚為憲司糺劾因兹出貶

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賵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黄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為比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開元初為碭山令為政寛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廵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獨不杖罰

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己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恃託中貴公爲非法兼偽叙功勞恒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鄄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令歲吏部選叙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

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爲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爲政人用稱之三遷爲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爲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爲馮翊太守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世為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黄門侍郎伯父東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為來俊臣所陷則天手勅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

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
史尋復爲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尚書左丞尋拜鸞
臺侍郎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
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
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
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
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
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

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慎密如此
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象
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
時吉頊為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為吏部固
辭不敢當頊曰為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
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
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

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因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兖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

之者其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為劒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寛仁為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歴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為蒲州象先為刺史仍為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人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録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逺此豈不觧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為

始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秖是
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但當静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
後為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思之按察使停入為太
子詹事歷工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
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尋遷太子少
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象
先弟景倩歷監察御史景融歷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
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

太守陳留郡太守並兼採訪使景獻歴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所稱如此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遊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强辯過之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累

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彖先
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叅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
夔隋鴻臚卿父勗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
士累授豫王府錄事叅軍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禕之皆
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
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皆
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以明

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
光祿大夫是嵗再遷戶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
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
充西京留守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為妖逆雍岐二
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
鬼道為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勅慰諭瓌
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
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

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為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

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年中宗崩秘不發喪韋庶人名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及瓌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

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壞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内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況藩邸寮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

月薨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
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開
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
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許國
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内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
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爕諧台衮九命為社稷之臣
先朝晏駕釁起宫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允
咸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刋削韋氏

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歎可賜實封一百戶四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瓌子頲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頲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免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為榮機事塡委文誥皆

出題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俄遷太常少卿景雲中瓌薨詔題起復為工部侍郎加
銀青光祿大夫題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
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
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
題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
自題始也題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
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為卿歎息中

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頲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巂州蠻酋首院私與吐蕃

連謀將為內寇頲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頲不從乃作書并間諜以送首院首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頲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頲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

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
盛烈禮經以為美譚今古舊事昭然可覩臣伏見故禮
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
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慭
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
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
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
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

降恩代貞府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頲弟詵冰乂詵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頲為中書侍郎上表讓詵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内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祁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為虞部郎中乂為職方郎中

幹瓌從父兄也父昂武德中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昂既博學有美名甚為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為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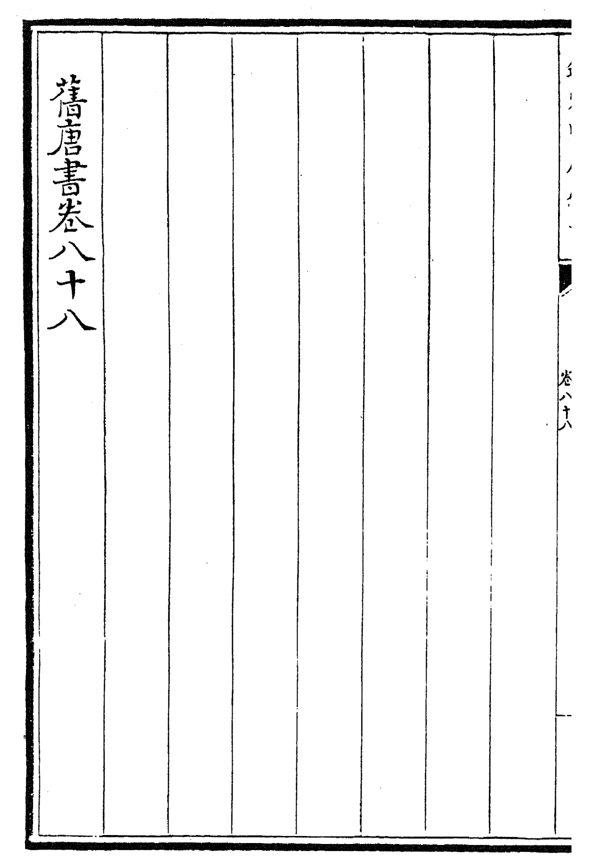
後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琅邪王沖私書往復因繫獄鞫訊幹發憤而卒𡊮四代孫翔文宗太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遺途無忝父風

寧懋祖德謚溫謚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践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懋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藁溫樹始彰故知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

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
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賢唯公是相以儉承家
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
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
廷無懟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舊唐書卷八十八

舊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韋思謙子嗣立傳若循其始終是吉人○終字下闕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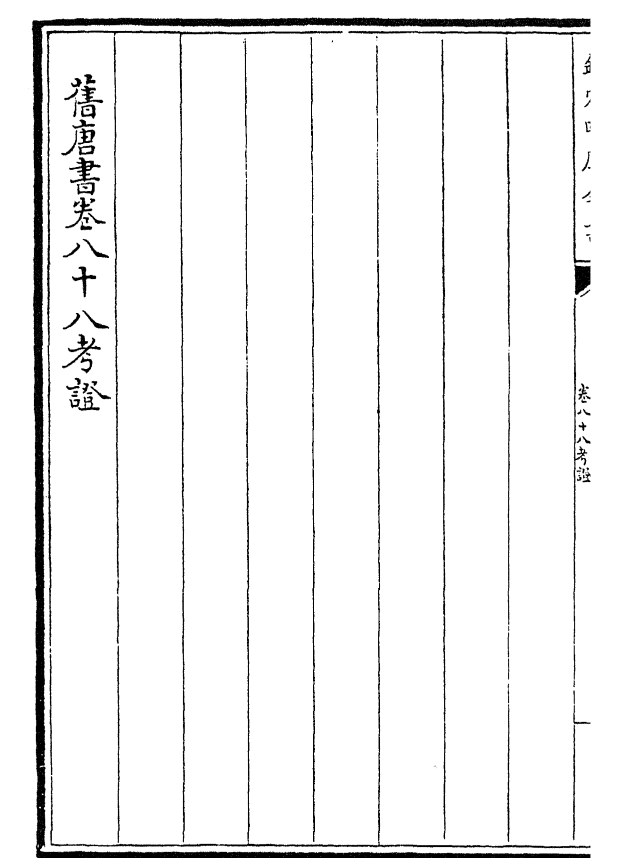
陸元方子象先傳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通鑑綱目象先入相俱在二年新書亦然此應誤

元方從叔餘慶傳道士司馬承禎法成等交遊○法成新書作懷一

象先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參軍文學○四代孫不詳其名應闕

蘇瓌傳父亶貞觀中台州刺史○沈炳震曰瓌從父兄幹父名亶瓌父不應亦名亶新書本傳不書宰相世系表名亶宜從新書表

瓌子頲傳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云云玄宗從其言而止○新書帝不納其言互異



舊唐書卷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三十九

狄仁傑 族曾孫兼謨　王方慶　姚璹 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幷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黄

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别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絶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

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寃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

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
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
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
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
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
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
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一將軍

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
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
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
之左右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
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
用事朝廷懾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
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

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宫以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立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廵察隴右所至多所按

劾及入寧州境内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

名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

為久留州人方歎翰薦名於朝徵為冬官侍郎充江南

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為豫州刺

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

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

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

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
詿誤特勑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
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
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
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
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
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
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

肝腦塗地此非萬頃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縋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寃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為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

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未幾爲來俊臣誣搆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

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寃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為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

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闗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踈

勒等四鎮極為凋獘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

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

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

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蝨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
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
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
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
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
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
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
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

有內憂葢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

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撿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歷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為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為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

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
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内顧生
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
心愧修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
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
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
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䟽之則為川
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

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

之軍還授内史聖歷三年則天幸三陽宫王公百寮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恱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别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為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

等凱旋則天名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
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
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
傑上疏諫曰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
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
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
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
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餒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

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

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弃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彦範敬暉竇懐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

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竒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

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葢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為魏州刺史人吏為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叅軍頗貪暴為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歷初為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内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别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

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别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兼謨

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宦皆微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為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郎長慶太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為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污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勅書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勑為艱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

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
不舉御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心哉兼謨
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
士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
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
矩與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
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别駕兼謨尋轉兵
部侍郎明年撿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

昌中累歷方鎮卒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南度居於丹陽為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鼒隋衛尉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為中書舍人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荅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為

計者在乎修德冠屨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
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
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
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
斥轉荊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
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為太子舍人方
慶隨之卒業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
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船以珍物與中國

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絶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内清肅當時議者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襃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幷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禄大夫封石

泉縣男萬歳登封元年轉并州長史封琅邪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内史王及善以為將軍入城例有軍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時持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秪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

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輿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勲張猛奏曰乘船危就橋安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

士辟閭仁諝奏議其略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黍求既無其禮不可習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其略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

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秖抄撮舊禮更無異
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葢為歴代不傳所
以其文乃闕各有縁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
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
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吴揚善太學博士郭山惲
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
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家多
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襃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寳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方慶又舉令杖朞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

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
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
國史及中宗立為東宮方慶兼撿校太子左庶子聖歷
二年壹日則天欲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
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
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
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而

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迅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

手制荅曰比為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惡學
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為
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
請乃月令虛行佇啟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
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
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
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
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

不言名諱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廳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宫臣歸則不疑今東宫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為軌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以宫寮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

之每所酬荅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荅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碁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瑤山玉彩書書成遷

秘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
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
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
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
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
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
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為帝王謨訓
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
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是歲九月
坐事轉司賔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
璹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爲侍臣璹上言昔王敦稱
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朝嵇紹忠於晉室
竊惟前古尚不爲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
乖伏請甘從屛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
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

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𭘾爲督作使證聖初𭘾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𭘾奏曰此實人火非由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况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爲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

宗祀之所令既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璹又持前議以爭則天乃依璹奏先令璹監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璹表請迴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戸參軍處平為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璹總知撰儀注幷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璹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時有大食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

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黄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璹為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璹屢

有發摘姦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歳寒無改終始不渝廼眷蜀中跐俗殷雜久缺良守斃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措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糺摘盜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朞月康此黎元言念德

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豫州為法則天又甞謂侍臣曰凡為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寮吏者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璹為名擬據巴蜀為亂人密表告之者制令璹按其獄璹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

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寃之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其事則天初令璹與恕己對定又尋令罷摧俄拜地官尚書歲餘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為伯還官名復舊為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幽等五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書褒美賜絹百疋神龍元年

累封宣城郡公三遷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時鄭愨太子舉事不法班前後上書進諫今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
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
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處備耳目叨預股肱輙薦
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内置作坊工巧得入宫闈之内禁
衛之所或言語内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
因爲詐偽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宫内造作如
或要須役造猶望宫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宫禁出入

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劒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牓銅樓宮闈嚴

秘門閤來往皆有簿歷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偽之輩因此妄為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勑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偽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畫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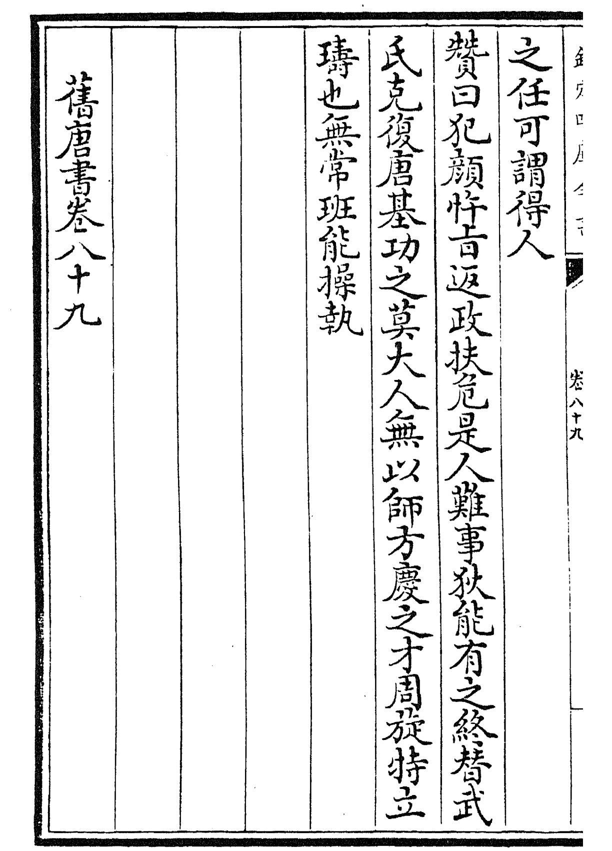
徽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
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黙其四曰臣聞
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
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
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
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
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
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為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為

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為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為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尤降儲明俯矜狂瞽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

遷秘書監睿宗即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部尚書班與兄璹數年間俱為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没名氏將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綸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

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學斯焉取斯璹成都布政始卒不倦相國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頌而立天樞一言非措剏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芳難裨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收守多善儲幄



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㫺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

璹也無常班能操執

舊唐書卷八十九

舊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狄仁傑傳韋機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臣宗萬按唐六典宿羽高山二宮在東都禁苑中又統紀云駕幸東都上遊韋弘機所造宿羽高山等宮來高臨深有登眺之美乃即勅弘機造高館及成臨幸即上陽宮也據此仁傑之奏是矣但按機傳云造上陽宮時人稱其省功便事則不可云太過矣又云儀鳳中坐家人犯盜爲憲司所劾免

官則機之去位又不由此矣二者未知孰是而通鑑則本仁傑傳或有所折衷歟新書及通鑑均作韋弘機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竟名還○臣宗萬按談賓錄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于吉頊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王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乘間屢言之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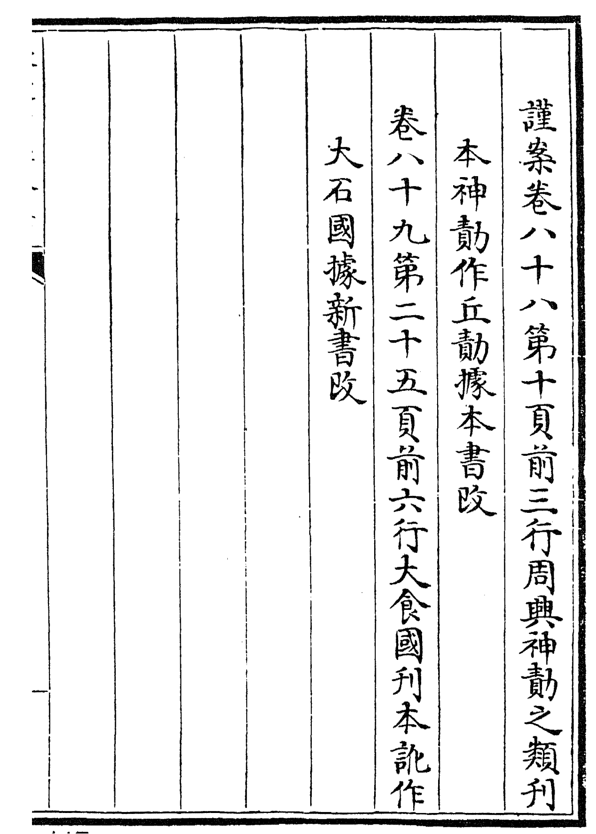
名問頊則天意乃從御史臺記及吉頊傳所載畧同新書則以易之問計于仁傑仁傑勸迎廬陵為免禍計若然不惟抹去吉頊之論且使仁傑非强李抑武祇為易之兄弟計矣或曰仁傑為易之計正所以為李氏謀也梁公正色立朝雖處危疑之地時伸讜直之言豈肯藉易之輩以行其説遇哉又按朝野僉載曰則天夢鸚鵡兩翅俱折仁傑云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則兩翅全矣据

此則仁傑之從容奏對可見而勸名中宗豈為易之昌宗地哉司馬光作通鑑故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其大言則與舊書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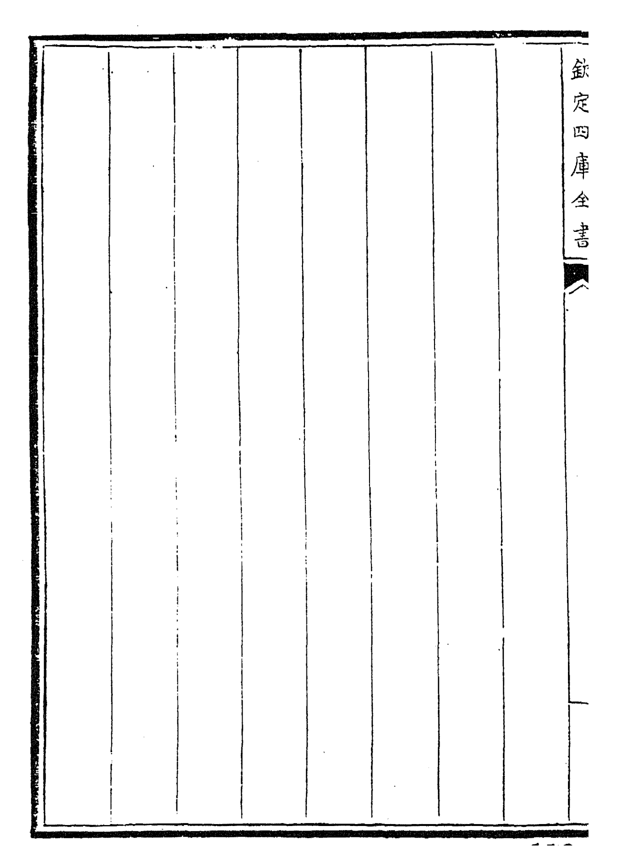
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臣宗萬按通鑑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為其言曰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餘非臣所知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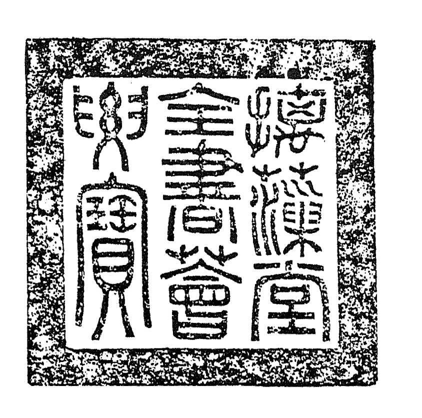
信按中宗於永隆元年爲皇太子弘道元年高宗崩受遺詔即帝位天后臨朝稱制嗣聖元年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帝是廬陵爲高宗所立之皇嗣受高宗所遺之帝位非廬陵不可繼統即有相王何嫌于廢立仁傑此言所以正君臣之分明兄弟之倫全母子之情侃侃而談何可厚非且仁傑匡復之言史官不能備載而李邕别撰之舊書載此者良以正史之不備者當於别傳求之乃斥爲鄙誕何耶

舊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謹案卷八十八第十頁前三行周興神勣之類刊
本神勣作丘勣據本書改
卷八十九第二十五頁前六行大食國刊本訛作
大石國據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